

## “Let Nabokov speak in his own voice”: On Mei Shaowu’s translation Issues from *Pnin* to *Lolita*

Zhang Y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Abstract:** Nobel Literature Prize of 2017 has been “awarded” to Japanese Engl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 who attributes his successful experiences to “constantly rising bilingual switching and creational translation” in his brain. The event that Kazuo Ishiguro reveals his writing secret in his interview shall cause a fierc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ng and writing. We want to talk about a “story” in which Teacher Mei Shaowu chooses to translate *Pnin* while abandoning translating *Lolita*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Vladimir Nabokov to China. We focus on display discovery on subjectivity, canonicity, beauty of rhyme and perfection of context concerning translation through studying Teacher Mei Shaowu’s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ideal state combining American writer Susan Sontag’s point of view 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Key words:** Vladimir Nabokov; *Pnin*; Mei Shaowu;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Voice of author; Canonization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

Received: 2020-09-08; Accepted: 2020-09-18; Published: 2020-09-23

# “让纳博科夫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梅绍武选译《普宁》到弃译《洛丽塔》的翻译问题

张 艺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邮箱: yizhangvicky0305@126.com

**摘 要：**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摘得”，他把成功经验归结为在脑海里“不断翻腾着的双语的切换与翻译的创造”。石黑一雄对写作秘密的泄露，一定会引发一场有关翻译与写作关系问题的探讨。在这里，笔者想讲一则梅绍武老师最早将纳博科夫译介到中国翻译“进程”中选择译介《普宁》而放弃翻译《洛丽塔》的“故事”。通过研究这则故事所彰显的梅绍武老师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境界，结合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对文学翻译的看法，该文章重点聚焦有关文学作品翻译的主体性、经典性、声韵美和化境达的探索。

**关键词：**福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普宁》；梅绍武；翻译；译者主体性；作者声音；翻译经典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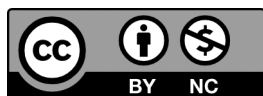
投稿日期：2020-09-08；录用日期：2020-09-18；发表日期：2020-09-23

---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把荣誉的桂冠戴到了日裔英国籍作家石黑一雄头上，获奖理由是，“谁在小说里有强烈的情感力量，发掘了人类与世界虚幻联系下的黑洞”（Who, in novels of great emotional force, has uncovered the abyss beneath our illusory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1]。在接受BBC的采访时，他首度表态，获得该奖“是个被吓到的惊喜，若真的获奖，那将是荣幸，这意味着我走在之前伟大的作家身后，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肯定”[1]。私底下，石黑一雄曾对近身的文友说过，如果他能拿到“那个奖”，这与他脑海里“不断翻腾着的双语的切换与翻译的创造”密不可分。最初，石黑一雄用日语的叙事方式写英文小说，达到一种故事人物仿佛在说日语的效果。之后，他意识到应该有一种可以超越翻译的表达方式。石黑一雄不断在写，而脑海里却不断地在进行各种各样的“翻译”。

石黑一雄自称的“翻译”，说的是将一种语言习惯、一种思维方式引介到另一个国度的文化语境里的摆渡式写作。译者躲在“摆渡的黑暗地方”[2]——自身与母国联系下的记忆，因为“怕见月儿眨眼，海儿掀浪”[2]，只好引他的读者们看“水天接处的故乡”[2]——母国文化，但他终归还是想到了，翻译写作应该不必再借镜，而像一个绝代的美人，处在“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2]，想像自己是那个传说中的“满堂红名角登场，我整装铠甲配银枪，十八般武艺威风亮相”[3]。石黑一雄做到了，所以他成功了。我们无需去揣度石黑一雄的脑海里不断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翻译是不是“所谓的不本真”[4]。桑塔格曾怀疑“假设一个人可以像栖息于自己的语言中那样自如地栖息于另一种语言”[4]，“但是，一个人可以本真地讲不止一种语言吗？”[4]这一“施莱尔马赫的问题继续回响”[4]。

早在我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之子梅绍武先生80年代选择将《普宁》译介到国内，在父亲舞台艺术的俄罗斯影响力之外，与俄罗斯文艺界谱写了一

段不解情缘之时，梅绍武老师已经走在翻译写作的本真问题和美学问题的真理探索的路上。在2004年，梅绍武先生荣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桑塔格说，“关注文学中体现的语言的本真性，是对民族理念的一种反应，意味着译者是一个在思考着世界文学这一方案的人”[4]，而译者的主体性思索应该被视为是“民族身份这一理念被视为最进步的时候”[4]。对译介异族文化的“越境文学交通”[4]，梅绍武却说，“实在是太难了，非常深奥，对它的翻译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否则的话就对不起这部作品和它的作者了。”[5]似乎梅绍武老师的翻译停留在原作者的身后，这一句话究竟应该被解读为译者的过分自谦还是大家“降卑”情怀的传神境界呢？在翻译与写作“之间”的译者主体性的论题，终于在石黑一雄“拿到”诺奖的时机，进入到了本文作者的研究视野。

梅绍武老师在梅韵与俄文之间曾传达的进入中文世界的纳博科夫文学，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中俄文化交流的文学资源。绍武的翻译生涯的起点因其出身，自身的素质和后天的努力，具有一个高山仰止的里程碑地位。站在今天的中俄交流的文化立场，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好梅先生的翻译思想？同时我们应该怎样作出自己的“时代的贡献”？本文的作者想延续梅绍武先生的翻译思想，提出经典译作的主体性问题，神交传韵问题，美学和真理探索的理想境界问题。

## 1 选译《普宁》与弃译《洛丽塔》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 1.1 选译《普宁》

众所周知，因为家学渊源的缘故，梅绍武老师在中国翻译界的特色是对英美戏剧作品的翻译及其理论作品的研究。那么，缘何梅绍武老师要选择成为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学者？又是缘何梅绍武老师选择翻译《普宁》作为将纳博科夫介绍到中文世界的桥梁？中国读者普遍都是通过梅绍武老师翻译的《普宁》一书认识到纳博科夫这位作家，却很少有读者仔细琢磨梅绍武老师选择译介这本小说的情缘和道理。美国作家桑塔格告诉我们，文

学翻译是指翻译那些确实是值得一读的，特别是值得重读的“已出版的书籍的小小百分比”[4]。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哪些小小百分比的书籍值得一读，重读呢？桑塔格还告诉我们，“旧观点认为，翻译是作出选择，有意识的选择。”[4]因此，她认为，“这里所说的翻译，是更大意义上的选择活动。”[4]我们总结，梅绍武老师从事的文学翻译事业，葆有“继续保留翻译所具有的传统意义”[4]，梅绍武老师的翻译活动应当被解读为“有意识作出选择的”活动”[4]。

梅绍武老师对自己选择的翻译作品情有独钟。绍武欣赏移居欧美的作家纳博科夫，尤其喜爱纳博科夫的喜剧小说《普宁》。在翻译完《普宁》小说后，绍武还曾赴美专门研究纳博科夫，并成为了当时的美国纳博科夫学会学员。之后，绍武还翻译了纳博科夫的实验小说《微暗的火》部分内容。绍武向来相信，中国的翻译家不应该浪费经历去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但他在同一个作家的创作里停留这么许久，说明绍武不仅相信纳博科夫文学是优秀的经典外国文学作品，而且他对时下流行的热门话题——译者的主体性——自有其一番道理。熟悉梅绍武老师的人们会说，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梅绍武老师是一个“纳于言，敏于行”[6]的人。依笔者看，绍武是梅氏后代中最有幽默感的。他选择翻译纳博科夫最具自传色彩的诙谐经典名作《普宁》，因为这本书的风格和韵味触碰到他的天赋秉性和内心色彩，与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遇合。绍武的“Sense of Humor”不是显山露水的刻意的幽默，是云淡风轻的疏朗的幽默，他选择为“一个小世界流亡者”“美国学院荒诞小说”作家的诙谐作精妙的剪影，用自己吹奏的笛声减轻了纳博科夫流亡曲的愁意，听来多了几分苦涩，同时又有了移步不换形的热乎幽默劲儿。绍武的京腔京韵在纳博科夫的美式俄文乡愁里穿针引线，铺陈出流亡的平静和内心的宝贵，其中的流传韵味值得我们仔细琢磨。

## 1.2 弃译《洛丽塔》

梅绍武选择翻译《普宁》，其中缘由还有一段“知名翻译家拒译”的往事。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想让他翻译的其实是纳博科夫在巴黎出版的“反映表面混乱的感情”[7]的——《洛丽塔》，但被梅绍武老师拒绝了。当时，梅绍

武老师的理由是“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姑娘谈恋爱，我不太喜欢它，觉得它和我们中国的道德标准不太相符” [7]。当然，后来梅绍武老师改变了对《洛丽塔》最初的看法：“后来我看到评论，说它讽刺了美国社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不要把它当做一部黄色小说。现在它在美国也得到很高的评价，我想，它大约还是一部好作品吧。” [7] 梅绍武拒绝翻译《洛丽塔》，并没有能阻挡这部惊世骇俗的色情小说进入中文世界。相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鉴于《洛丽塔》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众多出版社几乎在同一时间推出了不同版本的中译本《洛丽塔》。即使在那时，怀疑《洛丽塔》是本色情小说的观点还存在着。据漓江出版社的《洛丽塔》编辑刘硕良回忆说：“我当时就想，纳博科夫这样著名的作家，不可能写一本色情小说。《洛丽塔》虽然在西方引起了争议，但它毕竟在文学史上还是一部站得住脚的作品。” [7] 梅绍武老师拒绝翻译他所欣赏的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认为它“比较俗气” [7]，虽然他最终改变了对《洛丽塔》的偏见。这一段知名翻译家拒译钟爱作家变风之作的往事，超前预示着将来桑塔格在“世界作为印度”这篇讨论翻译问题的名作里提倡“文学翻译继续保留翻译所具有的传统意义” [4] 和“这里所说的翻译是更大意义上的选择活动” [4]。

### 1.3 小结

译介一个作家，同一时间，一摆渡一拒绝，究竟梅绍武老师的“选择活动”留给我们什么启示？梅绍武没有把他拒译的内心向读者敞开，他只是轻描淡写说了一句话：“太俗了。”桑塔格回答，“没有一位严肃的译者不被这类问题困扰：像古典芭蕾舞那样，文学翻译是一种保留剧目的艺术。” [4] 也就是说，文学翻译在保留传统的同时，总是会受到世俗的诱惑。而作为严肃的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在翻译中毫发无损地保存精妙和典雅” [4]。把这个问题置于当代脉络中考虑，译者应该有意识授权自己有在翻译道德上拒绝翻译俗气之作的权力。乐意效劳到拒绝引介，说明在梅绍武老师的心目中，经典的书是存在所谓“金字塔顶尖” [4] 一说的：在金字塔顶尖，是那些被视为经典的书，必不可少或重要的雅俗共赏的知识，按定义是值得翻译的。如此说来，翻译首先是



使值得更为认知的著作，因为它有利于人们改进、深化和提高；因为它是来自过去的不可或缺的遗产；因为它是对知识的贡献，不管是神圣的知识或别的。从更世俗的角度看，翻译还被认为给译者带来益处：“翻译是一种有价值的认知训练——以及道德训练。”[4]哪怕是从世俗的角度看，翻译家的任务都是应该从道德角度理解的。至于说被冠以“经典”的作品是否会随着“共识”的改变而改变正典的永远固定和不可修改的地位，这已经是后话了。但是不管怎样，梅绍武老师虽然曾说“我对纳博科夫的作品有着特殊的深厚情感”，他拒译“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姑娘谈恋爱”的行动，彰显着他抵制通俗和道德败坏的译者的崇高品味，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讲，彰显着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译者有拒绝作者低级趣味的权力。至于说是否如苏轼与小妾的“小轩窗，正梳妆”的雅艳交往，绍武老师没有把这种男女之情的缱绻“移植”到洛丽塔小说的“在路上”。

## 2 译作《普宁》里的作者声音与译者传达

### 2.1 作者声音

即便不考虑梅绍武老师的家学渊源，一个关于翻译作品的“作者声音”的观点越来越被广泛接受：“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译本的目标是使作品‘听上去’就如同译文是用被译成的语言写的”[4]。桑塔格给我们讲了一则不同的国家对译事听觉的不同的故事：“法国尤其有一个强大的传统，就是把翻译作为改写，常牺牲对文本的严格忠实。当我指出我某一本书的译本存在着极其明显的不准确时，我的法国出版商告诉我：‘对，没错……但在法语里读起来蛮好的。’”[4]追求在译语里读起来蛮好的，说明从接受的角度，“声音”是与“风格”同等重要，甚至更胜一筹的东西。桑塔格也是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译本的音调的概念，是真正带来译文那种销魂感觉的因素。

纳博科夫到其翻译生涯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他的中期翻译活动，才开始意识到原作者的声音有多么重要。在此之前，他看重的是翻译的“优雅模仿”。1940年，纳博科夫结束流亡西欧，携带妻子漂洋过海流亡美国，并于1945年加入了美国籍。身世的沉浮对他的翻译观的改变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当然这种变

化也并非一夜之间的事情，而是有一个过程。初到美国时，纳博科夫为了唤起流亡美国的俄侨的共同民族记忆，把普希金的一些诗歌用以他惯用的意译方法译成英语，并立即获得了成功。他的朋友，美国作家艾德蒙多·威尔逊对这些翻译作品推崇备至，认为是他平生见到的最好的普希金的诗歌英译。大约1945年后，纳博科夫的翻译思想才发生了真正的剧变。他开始意识到，在那些优美流畅的意译之作中，原作者的声音已经被一种假声代替，原作的神韵已经在翻译的过程中遗失。于是，他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直译论。在1955年发表的《翻译问题：奥涅金的英译》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宣称：“最糟糕的直译也比最漂亮的意译有用一千倍。”[8]因为，意译就像“鹦鹉的聒噪”[9]和“猴子的喧嚣”[9]，是对原作的“亵渎”[9]，彰显出“译者的堕落”[9]。他宁愿用“直译加注”[9]的方式，“我希望翻译中充斥着大量的注释，它们像摩天大楼一样直抵这一页或那一页的顶端，只留一句诗行，在注释和永恒之间熠熠生辉。”[8]他还意识到，翻译完全保留韵味几乎不可能，在译著《叶普盖尼·奥涅金》的前言中，他曾写道，“难道像《叶普盖尼·奥涅金》那样押韵的诗歌在翻译时能够完全保留它的韵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复制这些韵并且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整个诗歌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弃了韵就等于放弃了整个诗歌的光彩，这种光彩是用页边说明和注释无法替代的。”[10]

## 2.2 译者传达

纳博科夫对翻译过程中很难避免的音韵美的丧失，给梅绍武这样一位对“声音”极其敏感的翻译家怎样保留和传达翻译作品的作者的声音点明了翻译的“重点所在”[11]。众所周知，“《普宁》是纳博科夫第一部引起美国读者广泛注意和欢迎的小说。它描述一个流亡的俄国老教授在美国一家学府教书的生活。他性格温厚而怪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常受同事的嘲弄，妻子也离弃了他。他孑然一身，只得沉溺于故事堆，钻研俄罗斯古文化和古典文学聊以自慰；时时刻刻回忆往事，流露出一股浓重的乡愁。纳博科夫把俄罗斯文化和现代美国文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诙谐而机智地刻画了一个失去了祖国、隔断了和祖国文化的联系，又失去了爱情的背景离乡的苦恼人。”[12]



对刻画“这个小世界流亡者”的出生圣彼得堡贵族家庭的纳博科夫作者声音的传达，梅绍武老师自有其心得：首先，他在翻译《普宁》时即第一次为中文纳博科夫“定了调子”，他指出，“纳博科夫在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译者所要传达的作品的韵味的宗旨就是让纳博科夫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其次，怎么个“让法”，绍武下了一番功夫，他相信，翻译外国文学要与研究外国文学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文是否优秀，传达作者的声音是否传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是否系统地研究过它。只有系统地进行过研究，才能让译文具有深刻的韵味。梅绍武老师不仅对纳博科夫作了系统研究，而且承美国亚洲基金会邀请赴美进一步研究纳博科夫著作，并且成了美国纳博科夫学会会员。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梅绍武老师谈了谈他看到的纳博科夫与《普宁》：“作者在这部作品里表达了他一向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憎恶，嘲讽了美国流行的心理分析学，同时也含蓄地讽刺了当时盛行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学府的讽刺，尽管有些夸大，但并不失真。”<sup>[13]</sup>拿捏准了《普宁》里的纳博科夫的情绪，以及他的诙谐背后的精神，梅绍武老师在翻译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跳出来凌驾于作者的语气之上，而是惟妙惟肖地传达着纳博科夫的带着庄严的温代尔学院式幽默。最后，梅绍武老师大胆启用了他所钟爱的京腔京韵和民间的北京语气来翻译作品中的人物“台词”，一下子把置身美国学府的流亡的俄国老教授带进京味十足的国粹文化语境，这一嫁接式翻译的创举，颇有纳博科夫早期狂热归化翻译的遗风：纳博科夫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父母流亡西欧，先攻读俄罗斯文学，后转学法国文学，出色地翻译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科拉·布勒翁》和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标题改成了俄语化，女主人公从英伦少女爱丽斯摇身一变成为背诵普希金作品的俄国小姑娘安妮娅。纳博科夫采取的这种“狂热的归化翻译法”是为了“加强流亡途中俄罗斯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梅绍武老师把流亡的英语语境穿插调味京腔京味，他有要给这位小世界流亡者的生活和心境置换一个天地的善意和胸怀，通过翻译的归化与嫁接，抚平了流亡的愁意，吹奏出“温暖的诙谐”。

## 2.3 小结

从美好的愿景和人道主义的角度，让我们不要说这是梅绍武老师故意篡改

作者的声音，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他用善良温暖的方式传递作者的声音。梅绍武老师实施了优美流畅的方式传达作者声音，译文释放出译者对作者的“同情的理解”和“善意的移情”，我们认为，这是中俄美文化交流史上典雅的人性在熠熠生辉的翻译典范。

### 3 纳博科夫的翻译观嬗变与译者的心神对话

#### 3.1 作者的自译变化

美国作家桑塔格在“世界作为印度”一文中，这样阐释她所理解的翻译的内涵：“翻译意味着很多东西，包括流通、运输、传播、解释、（更）容易明白”[4]。桑塔格讲，“尚有一种更古老、坦白说是传道式的激励，不过，在这个自知不敬神的时代，指出这点是较困难的。”[4]在她所称的传道式的激励中，翻译的目的是“扩大一本被读者群认为是重要的著作。”[4]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翻译的首要职责是“尽可能贴近原文”[4]，并熟悉原文语言的精髓，造就译文的神韵。这里涉及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管译者如何努力施展自身才能，使之能够在译文的天秤称出原文的天赋，译者都不得不首先对作者的经历与翻译思想的变化作出研究。尤其是像纳博科夫这样一位集小说家与翻译家于一身的作家，他经历了剧烈的翻译观的改变，甚至晚年“与其假手他人，不如自己操觚”对自己的作品展开了自译和改写。

有关翻译的讨论的最古老主题和最现代主题，也就是准确性和忠实性的角色，寻找对等和隐喻修改的活动，纳博科夫在翻译立场的问题上给人留下的印象可以用“翻云覆雨”和“虚应矛盾”来形容。桑塔格相信，“古代世界一定有些翻译家，他们的标准是严格的字面忠实性（还有该死的谐音！）”[4]出身俄罗斯古老贵族家庭的纳博科夫曾在他把“俄国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诗歌《叶普盖尼·奥涅金》译介为英文时，“以令人目眩的执拗捍卫这种立场”[4]。纳博科夫的固执，回应着圣哲罗姆本人承接西塞罗首先提出的看法：作为古代世界最广泛地在各种序言和书信中反思翻译的任务的知识分子，他坚称“若要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文字和意象，将不可避免地牺牲意义和典雅。”[4]

纳博科夫在《翻译问题：奥涅金的英译》里声称：“最糟糕的直译也比最漂亮的意译有用一千倍。”他用极端的直译的方式把普希金优美流畅的诗体小说译得那么不堪卒读，与原作简直形同陌路。这实在有些出乎意料。纳博科夫人到中年，放弃了先前翻译常用的流畅意译而代之以笨拙的逐字直译。后来，他移居瑞士，他致力针对前半生的著作以创造性的叛逆为主展开重写式的自译。纳博科夫翻译自己作品的活动，应该说是大于一的自译写作，很多时候是同一作者对同一题材的再创造，并不忠实于原文的声音和风格。有人指责纳博科夫直译论的高调与他翻译实践的自相矛盾，认为这能证明纳博科夫的“虚伪”。纳博科夫曾经解释说，“翻译自己的作品，其实相当于一个成熟的作家重新审视自己早期那些‘酸涩的果实’，他希望自己早期的作品通过翻译能够与现在成熟的作品处在同一个档次，因此，翻译的功用就在于弥补原作之不足，所以有创造性叛逆之必要。”[14]就算我们无法知晓纳博科夫时过境迁之后回顾原作时的内心感受与改动的理由，他的一则翻译趣闻还是可以说明问题：

一名俄罗斯作曲家请纳博科夫把他四十年前谱的一首曲子的歌词译成英文，纳氏发现那原来是埃德加·阿伦·坡的诗《铃铛》的拙劣俄译文，为了照顾歌曲音节，只好勉强照译。他诙谐地说，要是哪位再把我的英译改成俄文，就会发现没有一点儿坡的韵味，“铃铛”变成“哑巴”了！。[15]

纳博科夫毕生的翻译活动，伴随嬗变、执拗以及乖张肆意，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他让作者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因为这一点，梅绍武老师选择传译纳博科夫的声音，是之于他的父亲梅兰芳大师教导学生的“爱你心目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你”[16]的一种忠实和延续。

### 3.2 译者的转译对话

桑塔格曾对布罗茨基“抱怨”“紧跟另一位个人的文字绝非易事……在翻译中毫发无损地保存精妙和典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4]。到了梅绍武老师这里，却成了一件“乐事”。究竟绍武是怎样做到的？桑塔格举例翻译家哲罗姆在优西比乌斯译本序言中的话，“顽强地宣称”[4]“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直译会使意义变得晦涩。如果不直译会使翻译者变成该书共同作者，

那也没关系。事实是,我解除了译者的一部分职务,又解除了作家的一部分职务。”

[4] 直译,在译文中尽量保留文本的外国性和存异,为理想中的读者提供穿越原文和译文间的中间地带的蕴含精妙;意译,赋予一个负责任的译本以自由程度,为理想中的读者提供感觉译文和原文间的转化意境的文化魂魄。梅绍武老师博取两家之长,摒弃两说之短,在翻译的活动中事实上彰显了转译译法的精髓——扬弃极端的直译或意译,转达作者的神韵和声音。

梅绍武老师极其强调翻译与绘画相通的一点:化境说。他提倡,译者要下功夫把原文琢磨透彻,经过大脑把它“化”了之后合乎逻辑地表达出来。文学作品要译得通顺流畅,不诘屈聱牙,要力避“翻译腔”。梅绍武老师提的“合乎逻辑”不是指屈服于玄妙高深的翻译理论,他相信,理论观念过于浓厚反而会约束翻译实践;他提的“合乎逻辑”指的是译者进入到作者的意境,与作者发生对话,然后明白了作者的语气和道理说出来的话。也就是说,译者把在世的或不在世的作家想像为自己的老朋友,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作者的处境,想一想作者当时当地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她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神情。就像描摹人物的肖像画时,画家要仔细盯住“画中人”,仿佛能够看透他/她的内心世界似的,把书中人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用自己最希望让他/她出现在读者眼前的语境中的话语转达出来。一头系与作者神交,一头系与读者对话,让读者与作者在译者的转达语境里鹊桥相会,此等译心本来就是乐事一桩。转达作者的声音和灵魂,译者对读者充满希望,自己也切身感觉到因为理解和乐达才能带来的满足和销魂。

### 3.3 小结

梅绍武老师译介纳博科夫的岁月,有无听闻巴赫金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时强调的“对话无所不在”,留待与他的后人联络求证。他将自己的译心和译魂浸透在纳博科夫文采和声音的“背景”,描摹和转述出来纳博科夫的精神和语气,不可能是独白讲述自己“听到”的纳博科夫,而是有意识与心目中的作者以及作者流转于美俄两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之间的心态,用自己的文化语境和认知体会将之转声。梅绍武老师超越对话理论的对话意识,让纳博科夫

的声音进入中文读者的耳朵，“小世界流亡者”在中国拥有了一大群知音。

## 4 梅绍武的翻译观研究与翻译标准的经典问题

### 4.1 梅绍武的翻译思想

梅绍武老师是国内最早注意研究纳博科夫翻译观变化的翻译家，他把纳博科夫翻译活动的特点概括为“声名显赫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这里我们把梅绍武老师的一生的翻译生涯概括为艺德双馨的翻译家和翻译思想家。

学者在述评纳博科夫作品从1981年正式传播进中国的翻译史时，常常会指出这样一个事实：

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一套外国文艺丛书，其中有梅绍武先生译的《普宁》，是国内第一部纳博科夫译作。梅先生的翻译兼备信达雅，精到地传达了纳博科夫的文体风格，为纳博科夫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一个高起点。[17]

纳博科夫“就此正式进入中国的事实”[17]与翻译和传播纳博科夫文学的“高起点”[17]说明最初将纳博科夫译介进入中文世界的选译者梅绍武老师的眼光和水平。对此，梅绍武老师本人却虚怀若谷地表白：“翻译真的是太难了，已经搞了40多年翻译的我今天还在琢磨、还在学。”[5]梅绍武老师从事英美文学翻译事业有着严谨的工作态度众所周知，大家也都习惯和津津乐道于先生的雅译和顺畅。比较得到大众公认的学术观点是在翻译实践和译稿质量上梅绍武老师的领先，殊不知梅绍武老师虽然属于那种重视翻译神韵反对理论僵化的翻译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作者的翻译思想的变化不敏感，更并不意味着他不拥有自己对翻译的理论思考。梅绍武老师曾对纳博科夫的翻译进行专门研究，1993年发表的《纳博科夫和文学翻译》是上世纪唯一一篇以此为论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梅绍武老师谈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看法，我们总结为这样几点精神：（1）译者的声音不能凌驾于作者的声音之上，译者的让渡是为了传达作者的声音，这一点是梅绍武老师始终强调的，也是他本人的翻译思想的特点；（2）凡事不能做得太过，重译优秀名著无论对译者还是对读者都有一定益处，但是，十多个译者同时翻译一部名著，真的没有必要。梅绍武老师节约译界精力的主张，



与他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英国作家特罗罗普译介到中国来的初衷，始终一致：他相信，译介不是翻译，是有意识的摆渡；（3）翻译的文学作品不能像论文，也不能像社科文章。这说明梅绍武老师主张翻译作品最重要的还是文学性，所有的借用表达的手段，都不能抹杀原作的文学性。（4）翻译活动要具有读者意识，翻译是与理想读者的对话，所以梅绍武老师在翻译时会将原作的句子结构打乱，以适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和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梅绍武老师不拘泥于原作词句章法的译法，很像我们今天说的“归化”，但又比我们以为的归化多了一份翻译的自由程度，我们能理解他想通过自己“打乱的翻译”引导和感染读者；（5）在梅绍武老师眼里，典雅和韵味是翻译文学的第一要义，但是他惊人地不排斥被认为较“俗”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非常接近普通人民生活的“接地气”的作品，说明梅绍武老师重视文学经典的同时，对处于边缘的，不成气候的文学的博爱情怀。（6）梅绍武老师非常先进地意识到翻译作为世界文学的流通系统，以及翻译家把翻译的志业等同于旅行和行使自由。他的拒译《洛丽塔》与桑塔格，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项伦理任务，而且是一项反映和复制文学本身的角色任务，这角色就是扩大我们的同情、教育我们的心灵、创造内向、确保和加深这样一种意识（连同其所有后果），也即其他人、其他不同于我们的人，确实是存在的。”[4]大家在翻译的道德境界上殊途同归。（7）梅绍武老师没有过分纠结于翻译的直译、意译和自译的程度和目标问题，而是凝练总结翻译的宗旨是传达作者的声音，彰显原作的神韵，为达成这一目标，十八般武艺均可用上。曾说翻译理论会约束翻译实践，梅绍武老师不是没有自己的翻译思想，而是他的翻译精神已经如同他的翻译活动成了“化境”。

## 4.2 翻译标准的经典性

梅绍武老师曾指出，“一般说来，翻译都以‘信、达、雅’为准则，而真正达到这三条标准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译文总应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体现出作者的文采和风格，才属上乘。”[19]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也就是为了彰显翻译标准的经典性，梅绍武老师发挥译者选择性的同时，强调译出优秀文学的规律：一把原文琢磨透彻；二要经过头脑“化境”。梅绍武老师独特的



把握翻译标准的经典性，体现在这几点精神的与众不同：（1）让作者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明明是作者在“用”译者传达，绍武却主张译者的“不在场”，让作者的声音不被湮没于纷繁的信息，而是跃然于纸上，让读者得以与作者畅谈。在具体的翻译操作中怎样实现这一翻译效果，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亦不过分，梅绍武老师简练地指点我们一二：一通顺流畅，二合乎汉语规范。梅绍武老师始终强调译文对音韵美的保留与传达，对读者接受的考虑和照顾。（2）摸清原作者的底，跟他混熟了再动手翻译。前辈作家在这方面也有经验之谈，老舍先生就曾说过“要翻译某个作家某一本书，就先阅读他的其他著作，研究他的身世、思想、风格等等作全面的了解。保存原著的风格并非易事。但是，假若我们能够真对一位外国作家有深刻地了解，知道他在思想上艺术上的地位与特点，我们还是能够从我们的文字中表现他的风格的。”<sup>[19]</sup>梅绍武老师强调的翻译要与研究相结合也是这层意思。他亲赴美国专门研究纳博科夫的其人其作，也就是对作家进行“摸底”。我们认为，梅绍武老师想说的是，经典的翻译水平读上去要像是在与老朋友谈心似的讲出自己熟悉的人的思想，描绘出自己随行的人的经历，之所以译者能够代作者言，是因为译者已经全面了解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与作者发生了神交。（3）梅绍武老师看重作为译者传达作者不人云亦云的独到见解的义务。在翻译纳博科夫的作品时，梅绍武老师曾参阅了纳博科夫50年代在康纳尔大学任教时写的俄罗斯文学讲稿，发现纳博科夫不同意西方评论家一般认为的意识流手法的发明人是乔伊斯或普鲁斯特，提出来首创者是托尔斯泰。梅绍武老师马上核实，发现果然言之有理。作为传译者，梅绍武老师突出作者声音的独特，并且大胆启用自己的文化语境，为原文作者能顺利进入中文阅读视野，作出了不朽的功勋，彰显出经典的翻译的传世性。（4）梅绍武老师主张搞研究和翻译不能只在书斋里闭门讨生活，也得像作家那样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掌握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词汇，特别是翻译剧本尤其有此必要。梅绍武老师坚持经典翻译的艺术性与市民性非但不是二元对立，而且是艺术不要脱离生活，艺术不要离开群众，具有青草地芬芳气息的质朴和天真。理解到梅绍武老师对翻译经典标准的保守和亲民，我们提出来，所谓的经典的翻译作品不应该是高高在上不愿意向生活靠近的，而应该是牺牲典雅也要向市

民性靠近的文学的德性。

### 4.3 小结

正确理解梅绍武老师的翻译思想和经典翻译的价值标准，特别是他让作者的声音跃然纸上，俯下身躯向生活靠近，我们感悟到一种在降卑自己的克制之中翻译的神圣和庄严，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得以保留的作者的声韵和风格。梅绍武老师的经典翻译思想和活动，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议题：翻译的背叛，也就是创造性翻译与翻译的经典性的关系，以及关于翻译学的最高境界的问题。

## 5 创造性翻译的神交与韵达

### 5.1 创造性翻译定义的界定

梅绍武老师对翻译标准的经典性的保守并不意味着在他的翻译实践中对创造性译法的排斥，相反，他对于创造性的翻译持以相当乐观的态度。何为创造性翻译？创造性翻译越来越成为中国译学热衷探讨的翻译的几大译法之一。所谓创造性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最大可能实现“一个负责任的译本的自由程度”[4]的翻译。

纳博科夫在翻译生涯的晚期十分心仪这种自由程度的翻译。他完全采用了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具体表现为他主要从事的是自译。从“极端直译”[20]到“创造性叛逆”[20]，“纳博科夫作为一位严谨认真的作家和翻译家思想变化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纳博科夫根本不把他的自译视为翻译，而是同一作者对同一题材的再创造。由于他对他译与自译的认知根本不同，他认为翻译别人的作品就是翻译，就得遵守翻译的戒律；而翻译自己的作品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就不必步步紧跟在原文后面。所以，关于自译是介于翻译和创作之间的认知，是导致纳博科夫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20]纳博科夫曾说，“翻译的一种功用就在于弥补原文之不足”[20]，他后期相信的是自译者的自由度提供的译文是对原文的补充，这个观念“真实地反映出纳博科夫作为一名文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的阐释学翻译观”[20]。纳博科夫相

信创造性翻译与忠实性原译互为补充的观点，与本雅明重释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的阐述，在思想上是一致的。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重释了这种关系，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一种接续的、互补的关系，是一种共建的关系。本雅明相信“译作应为原作而产生。然而，却不是原作的现世，而是原作的来世”[20]，“译作总是标志着原作生命的延续。”[20]我们站在梅绍武老师的翻译翻译标准的立场上，同意这种视创造性翻译为“原作的来世”的延续性的看法，同时，我们提出，本雅明打了一个比方，以花瓶的碎片为例，提出原文和译文同为语言的碎片，它们只有相互补充，互为支撑，才能修补起一个原初的花瓶，即他所指的“纯语言”；桑塔格的比方更适宜拿来解释创造性翻译与原作的关系：“我们的语言分散不可能是一座塔。我们这分散或众多语言的地理，与其说是垂直的，不如说是水平的（或看起来如此），有着众多的河流和群山和深谷，以及环绕着大陆的浪涛轻拍的海洋。翻译即渡海，把我们带到对岸”[4]。梅绍武老师从来也不是亦步亦趋地紧跟原文作者，他在翻译实践中“打乱”原作的句子结构，使其“听上去”臻于完美，又运用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使其理解起来好像是发生在自己国度里的事情。通过与作者发生心神交流的创造性翻译，梅绍武老师从自己在“金字塔顶尖的文化地位”[4]出发，俯身去听纳博科夫，把纳博科夫作品中“这一窝复杂的问题”[4]简化为渡海，把流亡的纳博科夫带到我们的文化的此岸。

## 5.2 译学的最高境界：译学之美，译学之达

梅绍武老师在“浅论纳博科夫”一文中，对纳博科夫就如何欣赏文学的看法译出了这样一段话：

文学，真正的文学，并不能像某种对心脏或头脑——灵魂之胃或许有益的药剂那样让人一口囫囵吞下。文学应该给拿来掰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你才会在手掌间闻到它那可爱的味道，把它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细细咀嚼。也只有在这时，它那稀有的香味才会让你真正有价值地品尝到，它那碎片也就在你的头脑中重新组合起来，显露出一个统一体，而你对那种美也已经付出不少自己的精力。

绍武把这句话置于“浅论纳博科夫”文章伊始，说明他对译学的美学问题的重视。纳博科夫强调的“那种美”，指的是经过翻译以后译文和谐的整体美，是兼顾文体和音韵的文本统一的流畅美。这种美，不仅是纳博科夫毕生继承俄罗斯和欧洲文学传统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写作的追求，也是纳博科夫受到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现代派作家反传统的影响，也是转向文学革新和叛逆性自译的追求。这种美，凝练概括之，就是和谐了音韵和风格的译本的美；这种美，既可以被听到，被读到，也可以被感觉到。对这种译作之美的契而不舍的追求，几乎是每一个翻译家毕生的志业。不同的文学翻译者，在更注重意境还是更注重文笔之间摇摆不定，梅绍武老师对这个翻译问题的回答是异常的坚定：以流畅的音韵美和通达的化境美为最高境界。在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最高境界问题上，如此强调美学意蕴的文学家和翻译思想家，桑塔格应该也算得上是个中翘楚。她在与俄语诗人布罗茨基畅谈俄语诗学问题时，两人曾交换过对“美学高于伦理学”的看法。之所以看重译学最高境界要以美为先，桑塔格认为因为美能“感动”人，纳博科夫认为美能“感染”人。异曲同工的还有梅绍武老师再三强调的译文要保留音韵美。在强调音韵美之外，梅绍武老师还喜爱在译文里流露出来“哪怕是流亡的孤苦也无法淹埋的情趣之美”。且看他在《普宁》一书快结尾的时候如何传达普宁收到贝蒂送给他的“漂亮的碗”时的惊喜和雀跃之情：

这个碗寄到的那一天，甬说有多巧了，正好是普宁清点椅子，准备大摆宴席那一天。它是用一只大盒子，里面又是一层盒子，再加第三层盒子包装后寄来的，其中塞满了一大堆乱纸和木屑，一打开来就弄得厨房里哪儿哪儿都是，真像过狂欢节撒纸花那样。那个涌现出来的碗，在收礼人脑子里产生的头一个印象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形象，一个模糊的美丽的东西，以巨大的象征力量反映了送礼人可爱的性格，以至于它实质上的特性反倒融化在那纯洁的内心的火焰中了，可是一经不了解它那真正可贵之处的局外人的称赞，便突然一劳永逸地跃为灿烂的实体了。[12]

梅绍武老师讲究译作的音韵美、情趣美，是在审美意境上的译学境界；他还特别注重译文质量的易懂和顺达，尤其要力避翻译腔的诘屈聱牙。依他看来，翻译既不能故弄风雅，也不能曲里拐弯。最好的翻译是与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

正好相反，不是读某人的作品，第一遍犹如坠入云里雾中，第二遍略见端倪，理出些头绪，第三遍方茅塞顿开，发现其中阳光灿然无比；而是第一遍就拨开了黄山全部的迷雾，清晰爽快无比，通达愉悦和舒畅，简直可以用“无限风光”来形容，更令人心神向往的是，这种译文更加通达而且澄明。梅绍武老师传播纳博科夫到中国的起点极高，所定的译文境界更是美极乐极：大美又乐达。

### 5.3 小结

梅绍武老师始终强调译者要让作者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为传达作品的音韵之美而隐身。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的缺席，而是意味着译者的让渡。经过梅绍武老师之手处理过的文学经典，不仅得以保留原作的神韵和风格，而且面向未来的读者，留给读者阅读的理想之乐和达，这应该说是译者与作者携手共舞谱写译作而赋予译文流畅美的最高境界。

## 6 结语

“让纳博科夫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这是梅绍武老师翻译的最大特色。他选译《普宁》，有想要为小世界流亡者的精神世界架起雨过天晴虹彩般坦途的善意，而弃译《洛丽塔》，有不愿意使文学翻译仅仅流于色情文学的通俗的持守。桑塔格在论到“翻译家的任务”时与她早期写作的色情文学中想像的主题似乎存在着内在的呼应。也许我们可以从桑塔格意义上的色情美学来与梅绍武老师的拒译作出商榷和对话。翻译到底可不可以涉足色情与美学的境地？对梅绍武老师翻译思想继承之上的叛逆，这一翻译思想与译作实践无疑会促发对新时代翻译学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 基金项目

2017年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项目《改变界域的艺术人及其跨媒介剧场艺术的变革和应用：世界美学视野中苏珊·桑塔格舞蹈、绘画、园林及其歌剧艺术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部分成果（17jsyw-80）。

## 参考文献

- [1] 石黑一雄. 不想拿诺贝尔奖的作家不是好的音乐家 [EB/OL]. (2017-10-06). [http://www.sohu.com/a/196524246\\_534682](http://www.sohu.com/a/196524246_534682)
- [2] 刘延陵. 水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22.
- [3] [美] 苏珊·桑塔格. 同时: 随笔与演讲 [M]. 黄灿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4] 黄钰. 梅绍武先生的翻译生涯 [J]. 兰台世界, 2014 (16): 150.
- [5] 石维坚, 李玉芙. 暗香疏影——怀念梅绍武先生 [J]. 中国戏剧, 2005 (6): 42.
- [6] 梅绍武曾拒译洛丽塔 [EB/OL]. (2014-04-30). <http://news.163.com/14/0430/09/9R2OK2IP00014Q4P.html>
- [7] Nabokov V.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Onegin in English [C] //Rainer and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27.
- [8]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2.
- [9] Pushkin A. Eugene Onegin. Tr Vladimir Nabokov (Vol 1) [M]. New York: Bollingen Foundation, 1964.
- [10] [美] 苏珊·桑塔格. 重点所在 [M]. 陶洁, 黄灿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11] [美] 福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普宁 [M]. 梅绍武,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12] 梅绍武. 译者的话普宁 [M]. 梅绍武,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13] Jenefer C. Changing Horses: Nabokov and Translation [M] //Jean Boase-Beier, Michael Holman. The Practic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onstraints and Creativit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 
- [14] 梅绍武. 纳博科夫和文学翻译[J]. 中国翻译, 1993(4): 55.
- [15] 梅绍武. 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托尔斯泰[J]. 中国戏剧, 1989(3): 36.
- [16] 陈为艳. 纳博科夫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述评[J]. 临沂大学学报, 2016(1): 44.
- [17] 梅绍武. 漫谈文学和戏剧翻译[J]. 世界文学, 1990(5): 290-297.
- [18] 段峰, 马文颖. 纳博科夫与文学自译[J]. 俄罗斯文艺, 2016(3): 80.
- [19] 梅绍武. 浅论纳博科夫[J]. 世界文学, 1987(5): 69.
- [20] [美] 苏珊·桑塔格. 关于美的辩论, 同时: 随笔与演讲[M]. 黄灿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